



五彩池

汗滴禾下土

章成(江西)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我从小就会背这首古诗，但真正领会它的意思，那是多年以后的事。

我们那里把锄禾叫作耘禾，虽然都是指为禾苗除掉杂草，但耘禾和锄禾有点儿不同。锄禾用的是耘耨，而耘禾则是手撑耘耨棍，用光脚板把禾苗根下的杂草清除。耘禾时，脚板就像织布一样，在禾丛的空隙间戳来戳去，然后贴着田泥禾系中间用力横扫一下，禾苗根下的杂草便全部戳到泥里去了。耘禾比锄禾更累，一天下来，常常累得腰酸腿疼，但除草效果比锄禾要好多了。

“地锄三遍收成好，禾耘三遍产量高”。耘第一遍时还好，禾栽下才半个多月，只有五六寸高，田里杂草也不多，比较好耘。耘到第三遍时就不容易了，这时禾已经长过了人的膝盖窝，粗糙的禾叶扫得小腿火辣辣的。农家人小腿肚上的皮大都起了一层茧，那就是耘禾磨出来的。

耘禾虽然很累很辛苦，但我们农家人并不畏怯，而且还能从中找到些许乐子。手撑耘耨棍，肩搭白毛巾，顶着六月的骄阳，耘禾人不停地用白毛巾擦汗，不时还要唱上两句《耘禾歌》：“耘禾嗨哟嗨哟嗨哟嗨，莫要问我耘几个？上昼锄个三五担呀，下昼锄个三五箩，耘起禾来乐呵呵……”唱罢，“呜呼”大喊一声，换来习习凉风，把满田禾叶吹得一浪接一浪……

农家孩子大多不怕苦，我十一二岁时就学会耘禾了。耘第一遍时，脚板在禾苗间穿梭，青嫩的禾叶不时挨到小腿肚，弄得小腿痒痒的。耘第二、三遍时，感受就不一样了，如果让高过膝盖的粗糙禾叶直接扫在小腿上，像我们这些小孩子，很快就会破皮流血的。为此，母亲总是叫我穿着破旧裤子，耘禾时裤脚不用卷起。那样虽然腿上没那么痛，但被沾满泥巴的裤脚裹着，也很不舒服。

开始耘禾时，我脚下速度很慢，总是赶不上父亲，很快便被落下很远了，父亲在田里耘转一圈后又赶上我。这时父亲一边耘禾，一边看我是否把杂草都戳到泥里去了。要是有漏掉的，他会伸脚过来踩到泥里，然后说：“耘禾要过细些，杂草长起来了会和禾苗争肥的。”如果见我有些累了，父亲会怜爱地说：“要是吃不消就到边上歇会儿吧。”不过我不会去歇，抬起头来，看看太阳火辣辣的，我不停地擦着脸上如注的汗水，一步一步向前耘去。

渐渐的，我的小腿上也磨出了厚实的茧皮。而且我耘禾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完全可以跟上父亲，成了耘禾好手。在烈日的暴晒下，有时我也会哼上两句《耘禾歌》，然后“呜呼”大喊一声，换来习习凉风……

参加工作后，我离开了农村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耘过禾了。如今，我的小腿上那些厚实的茧皮早已消失了，但我还是会经常想起耘禾的场景，想起《悯农》这首诗。现在虽然不用耘禾了，但我知道，那烈日暴晒流下的滴滴汗水，早已把我的眷恋深深地融进了那片朴实的土地。

## 湖边一棵香樟树

毛君秋(湖南)

都吃这湖里的水。黄昏时分，夕阳西下，各家各户的男人出动了，他们挑着满满一担水在树荫下穿行，鸟儿在树上欢鸣，炊烟在村子上空袅袅升起，村子里传来呼儿唤女回家吃饭的声音。

香樟树下有一块很大的空坪，是村里人的“休闲广场”。上午，爷爷和他的老伙计们闲来无事，就搬条小木凳围坐在树的东头，一边吧嗒吧嗒抽着自己卷的纸烟，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。村里的女人们却没有闲着，她们团坐在树的西头，纳起了鞋底，旁边的竹篮里装满了红的绿的黄的线和一些精致的鞋样，她们时而低头不语忙着针线活，时而愉快地聊着家长里短。中午，田里做工的男人们回来了，他们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来到香樟树下，把铁锹横支在地上当板凳，享受树荫的清凉，让湖风把身上的汗吹干，再回家吃饭。

放学后，这里就是我们这帮小伢儿们的天地了。书包往家里一扔，三五成群来到香樟树下，像一只只灵活的小猴子，爬到树上玩耍。香樟树就像是一位胸怀宽广的老人，它不仅容纳了上千只鸟儿安家，也容纳了我们这群淘气的小家伙。它粗大的树干斜伸开来，一直延展到湖面，被我们的小脚因长时间的攀爬而磨得光滑。

## 餐桌上的记忆

陈裕(辽宁)

村子北边，有一汪湖，叫滑泥湖。湖边有棵香樟树，也不知什么时候种的，是谁种的，也许是鸟儿衔了种子掉落堤岸生长出来的吧。听村里老人说，它应该有一百多年树龄了。树干粗大，三个小孩子手挽手才能合抱过来；树冠巨大呈伞形，一年四季浓荫蔽日，十分阴凉。

清晨，湖面被一层薄雾笼罩，远远望去，那棵香樟树仿佛悬浮于湖面，微风漾起，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湖堤还种有许多油桐树，可和香樟树比起来，它们就小多了。

曾经，这棵香樟树是鸟儿们的乐园。清晨第一缕阳光抵达之前，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，这里就已经非常热闹了。仿佛召开讨论会似的，鸟儿们在树枝上叽叽咕咕地发表着自己的言论。它们没有固定的座位，在这边枝头上鸣几声，嗖的又跃到另一枝头上，继续自己的演说。欢快是它们永恒的主题。

一群白鹭隐藏在绿叶丛中休憩，好似树上盛开着一朵朵白色的花。一条金黄色的鲤鱼跃出湖面，“啪”的一声又跌回水中，白鹭似乎受到惊吓，一齐扑棱棱地飞到近处禾田里，把田野装点成绿白相间的风景画。

这片湖水滋养着成百上千只以鱼、虫为生的鸟儿，也滋养着我们。村里人

和同事闲聊，有人提到最愁一日三餐做菜了，都不知道吃点儿啥。面对市场上品种齐全、犹豫不决、难以定夺的心理很多人都有过。是啊，如今小康的梦想已经实现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我们对琳琅满目的食材还真有点无从着手的茫然感。

餐桌上的记忆里，乡村生活最是难忘。我家搬进小城已多年，但乡村的许多场景尤在眼前。父母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，可家里的生活还是有些困顿。虽然餐桌上的主角变着花样，但大多是清炒素菜，偶尔有点荤腥也是少得可怜，有时连炒菜都没有，母亲腌制的咸菜当主菜，饭碗里也总是清汤寡水的，只有过年时的餐桌能略微丰盛些。

我家庭院的菜地是一家人肚腹的慰藉。每到开春季节，父母会把菜地翻耕一遍，给土地松松筋骨，让它得到充分滋养，这样种的蔬菜才能长得又高又壮。锄开垄沟，撒上种子，栽上幼苗，我们全家齐上阵，往小小的菜地里注入蓬勃的梦想。

适时搭架、浇水，母亲会把菜地里的活儿手把手地教给我和弟弟妹妹。当我们的活儿干得粗糙凌乱时，母亲会和颜悦色地指导，从母亲身上我们一点点积累着庭院的农事知识，母亲点点滴滴的教诲给了我们编织生活的底气。假期里，我们兄妹三人有时会蹲在菜地旁，看绿色铺满庭院，瞧果实坠满枝头。我们一家人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片菜园，那是餐桌上美味可口的源泉，能让我们的味蕾品尝出花样。

翠绿的黄瓜、丰满的豆角、黑亮的茄子在暮色晨光里闪烁着成熟的光泽，而我们的食碗里盛装着母亲精心炒制的菜品和用心腌制的咸菜，脆嫩爽口，没有荤腥，也同样弥散着特有的香味。那是生活赋予的苦中作乐、简单幸福的人生体验。

过年时杀猪是家家户户迎接新年必备的仪式。圈养一年的肥猪走到了使命的尽头。剃猪毛、拆解猪骨、灌血肠，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，我们这些小孩围着灶台欢喜地看着。烧火这样的零碎活我们都争抢着干，只为能早点儿吃上渴望已久

的肉片。

当猪肉的香气在屋里缭绕，小孩子们急不可耐的眼神被妈妈捕捉到了，她盛出一碗，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模样，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慈爱。多年以后我也把这份眼神放在女儿身上，越发理解父母内心的爱子情怀。接连几天餐桌上荤素搭配齐全，在正月的一段时光里，乡村的笑语欢颜最多。农村孩子心里都盼望着早点儿过年，因为只有过年时才可以穿上新衣新鞋，那餐桌上的美味够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来回念。

如今，吃饭已不再是难事，我们尽可以在菜市场挑选满意的食品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脱贫攻坚让中国人的餐桌不再单调，鸡鸭鱼肉的餐食也不再是奢望，如今，我们的幸福又怎能说得完呢？

餐桌虽小，吃饱吃好却是生活大事。念念不忘过往的艰辛，时时记住生活的初心，这便是人生最有意义的旅程。古往今来，餐桌上的记忆永远饱含着经年的奋斗，越品越能感知幸福的味道是如此的芬芳。

## 夏日荷语

刘英卉(四川) 摄

